

一桩五件青铜器的买卖

2

畅销小说



薛冰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小说从陷于地产纠纷的乔家大院起笔, 撕开旧城改造重重帷幕的一角, 揭示了儒雅精致的文化金陵无奈伤逝的复杂过程。文物存毁、古玩陷阱、民国逸事、预测学泛滥、盗版书操作等社会热点, 无不信手拈来, 妥帖融入人物命运之中。

本报选载小说其中一段, 重点讲述过去发生在乔家大院里的那些故事……

【上期回顾】

称得上是金陵世家的乔家, 渐渐也败落了, 不得不靠开茶楼和卖古玩度日……

水到渠成。周明山起身, 转到红木案前, 大方地打量起案上的青铜器。

甬, 是常见的三代酒器, 但做成动物或人物形象的就不是太多。这件饗饗食人甬, 器形如怪兽踞坐, 以两后爪与尾成三足鼎立, 两前爪抱持一人, 正待将人首送入张开的巨口。做工精细, 通器呈黑色, 兽背微泛翠绿, 更增添了神秘诡异的色彩。周明山屈指轻弹, 音声悦耳, 凑近器身, 轻嗅得一缕土香。他握住提梁, 掂了掂分量, 轻重正合他的估计。

周明山出师以来, 行走江湖三十余年, 过眼夏商周三代青铜器不下数百件, 可造型制作如此瑰丽且品相上佳的珍器, 还是第一次碰到。越是如此, 越是需要冷静。他不动声色地转回桌边坐下, 端起茶杯, 细细地啜饮茶水, 等朱三爷开口。

朱三爷果然沉不住气, 问: “依周先生的法眼, 此物如何?”

周明山故意轻描淡写地说: “《吕氏春秋》有言, 周鼎著饗饗, 有首无身, 食人不咽, 害及其身。此器虽有食人之象, 但尚未入口, 不尽相符。”

朱三爷的嘴角流出一丝冷笑: “在下以为, 周先生来自天子脚下, 自然见识不凡, 怎么也落在按图索骥的套子里? 百余年来, 地不爱宝, 三代古器层出不穷, 未必都能合于前人著录。想当年, 乔二太夫人侍翰林, 便常流连于海王村, 琉璃厂, 爱好的就是三代古器, 学问上悉心钻研, 交游皆一时俊彦, 见识已非常人可比; 散馆之际, 恰巧被派任彰德府安阳县, 可谓如鱼得水, 任满复迁长沙府安化县, 又是古器屡现的所在, 所得多亲见出土之物, 岂能误收贗鼎!”

“三爷误会了。”周明山正是想引他说出器物来历, 一激得手, 遂赔笑道: “这自是开门见山的东西, 我怎会疑其有假! 听三爷的意思, 这乔家三代铜器收藏颇富, 不知周某可

有缘大开眼界。”

朱三爷方转嗔为喜, 道: “这有何难, 正要请周先生赐教。”恰巧这日上午, 楼上并无雅客, 他遂引着周明山, 依次把楼上五间房内陈列的三代铜器, 一一看过, 分别是一件五六十斤重的四羊方尊、一座重达一百六十斤的饗饗乳丁纹方鼎、一只高约九寸的鸟兽纹觥、一件高不及六寸的铜盃。

周明山一边看, 一边暗暗盘算, 这几件青铜器, 都是商周古物不说, 而且皆系形制纹饰罕见的珍品, 难得品相又如此佳美; 惟一令人稍感遗憾者, 就是未见铭文。这或许可以作讨价还价的一个筹码。

两人重新回到茶桌前坐定。周明山开了口, 可全不是朱三爷想听的话: “听三爷说, 这一座饮水楼, 本是乔家的藏书楼, 怎么一本书都没见? 莫非书都在楼下房里?”

“楼下陈设, 是书画和瓷器。”朱三爷苦笑道: “要说藏书, 那都是上辈子的事情了。想当年, 这饮水楼中, 也敢称百宋千元, 牙签万轴, 与我们朱家的开有益斋、城南甘家的津逮楼, 鼎足而三。不幸咸丰年间, 被长毛占了金陵, 把城中官私藏书, 无不付之一炬。开有益斋和津逮楼, 都是连书带楼烧为白地。乔家大院只因被长毛征用充做某官衙, 居室房舍连同这饮水楼, 才侥幸得以保全。”

周明山嘴上不免叹息一番, 心中却更生疑惑: “听上辈人说, 当时长毛沿江东下, 势如破竹, 金陵城中百姓仓皇避难, 家中财物, 多不及迁藏。长毛据城之际, 搜刮惨烈, 无微不至。乔家藏书都被烧尽, 这些青铜古器, 却因何能保存完好?”

“乔家在离家之前, 匆匆把铜玉瓷石诸器, 沉于园中池底。池水并不算深, 虽生有浮萍, 也难保不被人发现, 不幸中之大幸, 只因长毛进园之

际, 便把饮水楼中十数万卷图书, 置于池畔焚烧, 纸灰泄入池中, 竟把水池填满, 也就无人会想到再向灰下觅宝了。”

“这真是塞翁失马, 塞翁失马!” 周明山摇头晃脑, 感慨不已。

朱三爷见周明山始终说不到正题上, 只得自己来点破了: “周先生, 适才这几件器物, 还能入得法眼么? 乔家爱惜声名, 不愿与本地商家来往, 故而尚未经人品评过呢。”

“东西都是好东西。”周明山仿佛如梦初醒, 不好意思似的一笑, 索性开门见山: “不晓得主人家的价格, 能不能合宜。”

朱三爷只等着他这一句话, 当即开价白银三万八千两, 离周明山所期望的价位, 相差并不算太大。稍一沉吟, 周明山微带笑意地问: “像这样的交易, 三爷经手过几件?”

朱三爷才明白周明山的用意, 分明是暗指他不谙行情, 虽心中不悦, 但一转念间, 已决定实话实说: “不瞒周先生, 书画生意虽有回几回, 这古器交易, 还是初次。”

“冒昧问一句, 这价是主家自拟的呢, 还是行内磋商过的呢?”

朱三爷一怔, 回了一句: “何用磋商, 夫子庙古玩街上, 就有样子摆着。”

周明山心里有了底, 朱三爷这个价, 是比照着人家店里的货色开的, 哪能和这些比! 于是他一副推心置腹的神情, 对朱三爷说: “这几件宝器, 小号能不能做成, 并非大事。货卖识家, 有了千里马, 还愁没有伯乐! 生意不成仁义在, 承蒙三爷拿我当朋友, 有几句话, 我也不能不说。”

朱三爷其实也是一心想做成这笔交易的, 所以他也诚恳地说: “周先生尽管指教。”

“这三代铜器, 我不敢说见过多少, 但京城里的行家, 偶或经过小号, 他们的谈论, 我倒是有幸听过一

二。青铜器中, 最为人看重的还是鼎彝之属, 不惟关乎礼制, 亦因其庄重非常。即如潘文勤公所得大孟鼎, 重三百余斤, 陈董斋所得毛公鼎, 重达七百斤, 此所谓国之重器。其次在铭文, 可补经传之阙亡, 正诸儒之谬误, 故金石之学, 以铭文为至要。至于奇形巧状者, 虽亦为人所喜爱, 终不过一时玩好之物, 难称重宝。”周明山顿了顿, 看朱三爷的神气尚能听得进去, 遂说到了价格上: “文玩之价, 因时而异。太平年月与动荡之时, 不可同日而语。就说那大孟鼎, 道光三十年, 宋氏以三千银购得; 及至咸同之际, 长毛作乱, 宋氏家道中落, 子弟售人时所得不过七百两。今年八月废科举, 人心浮动, 举世学士文人, 无不忙于另谋前程, 无暇他顾。此类文玩, 势必将遭冷落。”

“难得周先生快人快语, 俗话说得好, 漫天要价, 就地还钱。周先生不妨也说说, 你能给上的价。”

周明山也没再兜圈子, 遂报出他的价来, 四件小器, 合共一万两, 饗饗乳丁纹方鼎, 六千两。

朱三爷笑道: “这个价, 也确实让我为难了些。周先生能不能再刻己一点, 能算到二万最好; 再少, 我就不能做主, 要同主人家商量了。”

周明山心中大喜, 脸上却苦笑: “其实你我都是为人办事。我这个二掌柜, 说白了是大伙计。就是这一万几千两, 我也要向店里报过, 得了回复, 才能算数。”

朱三爷吃了一惊, 忙问: “周先生还要返京? 那要到何时?”

“返京倒也不必, 只需拍电报。一来一回, 有三天足够了。莫非贵府上急等钱用? 那我就尽早去办吧。”

朱三爷一向白皙的面皮红了一红, 证实了周明山的猜测。两人都不再多说, 遂约好三日后再见面。

金融永远为比你更有钱的人服务

1

金融天下



陈雨露 杨栋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当人类刚刚抚摸到圆润的钱缘, 皇权就试图主宰天下财富, 历代币制更迭的背后不过是一场封建统治者分配财富的游戏。统治者手中的刀枪真能主宰财富吗? 五千年历史长卷中, 每当皇权自认为可以统治金钱, 便会被金钱反噬。一次次战乱的背后都有财富原罪, 但一次次盛世辉煌何尝不是顺应了货币天道, 所谓数字时代的“0”与“1”不过是在得失金钱之间徘徊。

金钱, “危可使安, 死可使活”, 究竟是人类在统治金钱, 还是金钱早已统治人类? 其实, 金钱只是财富的符号, 财富从来就不属于某一个人, 唯文明者方可居之。孔方乾坤, 自有天道, 金钱, 从来都没有错, 对与错, 只在用钱的人。

2001年9月11日, 美国世贸中心大厦在恐怖袭击中轰然倒塌, 为新世纪投下一抹不祥的阴影。然而, 美国经济似乎并未受此影响, 新经济仍然一片欣欣向荣, 羡慕世人……

据说道上有句话, 出来混, 早晚要还的。

2007年, 贝尔斯登、房利美、房地美、雷曼兄弟……一批曾经名震寰宇的公司倒下了。2008年, 人们已经开始习惯将这场景退称为“全球金融海啸”。

至此, 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再度闪亮登场。

万事万物, 有因, 才有果。金融海啸, 也如此……

很多人认为, 论及金融与文明, 我们比西方落后。这么说, 从现在来看, 确实也是事实, 只是有效期不足200年。我们落后的原因, 其实很奇怪, 是因为过去牛得有点过头。这么说, 倒不是想追溯自己祖上有多阔, 更不想说明国外的月亮有多圆, 只是想明晰一个概念。

与其他物种相比, 人类很辉煌。不过, 辉煌的背后是整个古代地球人都在饿肚子。银行、证券交易早就存在, 但这些玩意大概很少有人知道, 在古代西欧信贷也是给王室打仗准备的。

活着, 才是最高理想。这种生存底线, 决定了人类对吃饭的需求弹性无穷大, 我们姑且称之为“生存经济”。

因为, 不吃饭会死人。如果使用经济学语言描述: 生存经济时代不存在个人偏好, 没有偏好, 谈何市场?

用市场、交换的概念去理解古代经济, 是彻头彻尾的偷换概念。

面对自然和异族的双重挑战, 皇权的优势很显然, 既可以应对肆虐的自然, 也可以抵御外族侵袭。生存经济时代, 是不需要竞争的, 市场越发达就越是: 商业发达的齐楚败于农耕立国的强秦; 雅典败于罗马, 罗马败于蛮

族(日耳曼民族), 蛮族则败于匈奴。

而匈奴, 是被汉武帝打到匈牙利去的。

从春秋列国到隋唐, 千年传承形成了中国的统一皇权, 在当时这就是最先进的体制, 于是我们有了辉煌的盛唐。

皇权具有剥削性, 没错; 皇权压抑个性, 束缚民主, 也没错。

条件是, 在当代。

正是这种剥削性将资源控制力集中于皇族, 才有了对抗自然和外敌的可能, 而西方领主就算联合起来不过也就是修个石头城堡, 修万里长城, 想都不要想。

今天, 我们知道浪漫的多瑙河, 雄浑的黄河、长江。然而, “水火无情”, 水在火前。在中国, 正是集体的力量遏制了频发的水灾, 而各自为战的西欧, 古代水灾数量几乎是中国的一倍。

如果形成分权, 汉族就算能应对频发灾害的黄河, 也未必能对付得了倏忽而来的游牧民族, 没准早被黄河或者异族赶到长江以南了。谁也不知道制度变迁后能不能活下来, 拒绝制度变迁本身就是理性的。

由此, 中国开始了周而复始的长循环, 本卷中你可以看到货币体制中的权力斗争。然而, 历史是残酷的, 任何事物都是强者的工具, 何况是代表财富的货币。

皇权确实残暴, 但也要具体看跟谁比。与一生不出城堡的西欧农奴制比, 封建皇权文明多了。

在皇权交替演进过程中, 我们不仅曾经有世界上最强的经济, 也继承了千年传承的启蒙, 形成了独特的汉文化。五千年传承的是寻求人类内心超越, 睿智的朴学(原始儒学)、诚心正意的宋程理学、知行合一的宋明心学……凡此种种无不昭示着一个永恒的主题: 信任人类。

这种精神体现到货币金融制度

上, 就是鲜明的集体主义。盛唐开元通宝终于第一次在人类历史上摆脱了计重货币的宿命, 而宋朝则出现了世界上第一张纸币——飞钱, 从元朝开始, 纸币就不设“钞本”……

这些, 在西方是绝对不可想象的。

无情的生存法则, 让西欧一直到11世纪都不敢以家庭对抗自然, 唐宋小农围炉夜话的时候, 欧洲还在北海海盗的侵扰下胆战心惊。城堡、领主也是西欧集体对抗自然的方式, 只是落后的农业生产根本维持不了一支常备军, 在这些方式中我们何尝看到一点文明的痕迹?

不是欧洲人不想用刀把子解决问题, 实在是养不起刀把子。

正是由于欧洲的落后, 才使得它在生存经济期间走人了一条试错路径, 新制度、新体系的尝试是性命攸关的, 再按老路走下去就灭族了, 与亚洲不同, 欧洲制度变迁同样也是理性的。

十字军东征抢劫来的财富缔造了香巴尼信贷市场, 但法国王室却连续砍掉了几任财政大臣的脑袋。

一个人抢劫难免被人干掉, 荷兰人就为出海抢劫设立了股份制公司, 结果是形成了现代人为之疯狂的股市。

之所以英格兰银行率先确立金本位, 实在是当年被剑刃银行和东印度公司欺负得太厉害, 最终使用金本位也不过是为了王室出门抢劫方便。

……

两者货币金融体制的区别是, 中国古代是皇权集中资源的手段, 西欧则是王权明刀明枪地抢劫。

最恨这些强盗了, 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现代, 金融体制以繁花似锦的表象迷惑了人们的双眼, 汇市、股市、期货市场……银行、保险、证券……似乎金融已经成为点石成金的魔杖。

金融确实有点石成金的魔杖, 只

是, 魔杖没有掌握在你手里。与原始金融体制相比, 当代金融体制在本质上并没有任何改变。

千万不要以为买点基金、股票甚至保险, 或者弄张信用卡就可以去理财了。艺术地说, 金融只做锦上添花, 从不雪中送炭; 现实地说, 金融将永远为强者服务。

存款等于借钱给银行, 你什么时候向银行要过抵押、质押、担保、贷款呢? 即使是房贷, 会不会让你把腿跑断?

这才是金融的本质, 用经济学语言说, 叫做有效配置资源。用你不愿意听到的话说, 金融永远用你的钱为比你更有钱的人服务。

也正是这种本质决定了西方金融危机的必然, 因为华夏文明的本源是理性, 经济向好时期, 交易、契约都可以执行。一旦信心丧失, 既然不信任对手, 如何能执行交易, 一旦这种趋势蔓延, 就是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

正是这种本质决定了我们克制危机的必然, 因为华夏文明的本源是信任, 经济萧条时期, 我们可以不信任对手, 但是, 我们可以信任集体、信任国家。西方经济理性只有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才想到集体、想到国家; 150年前, 西方船坚炮利打破了旧中国的大门; 150年后, 信奉自由的美国大踏步走上“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希冀国家的力量可以挽回公众对金融机构的信心。

究竟哪条路径是金融、经济发展的最优路径, 说实话, 亚当·斯密说不清楚, 或者经济学只能诠释已经存在的, 却不能预测没有发生的。

然而, 这并不是一条未知的路径。每一个产业、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其实都能看到自己的未来, 因为, 正是昨天的文明底蕴决定了明天的未来。

昨天并未远去, 它始终就在我你身边; 知道昨天, 才能看到明天; 知道自己的明天, 明天也正因此而改变。

我们的昨天是……